踈齋集 十

書牘

疎齋集卷之十九目録

書牘

與閔聖猷 鎭遠

與宋玉汝 相琦

疎齋集卷之十九

書牘

與西洋人蘇霖戴進賢 庚子

冒叩仙堂歡迎若舊旋蒙臨顧重以嘉貺東西十萬里之人成此奇緣眞是異事情好欵曲寔出望外自顧薄劣何以獲此中心感愧耿耿數日竊聞百餘年來貴邦有志之士出萬死浮大海入中國而未歸者踵相接也謂必有所願欲甚於好生者矣昨瞻殿閣崇深金碧炫晃異像高掛香燭在卓凝若釋子之伽籃橫書細字籤軸充棟又似梵唄之文書刱見驚疑

茫然不知何故及讀所示利艾諸先生之書略得其
梗槩矣噫使世間樂道之士發願皆如貴邦之士千
古聖賢之學何患乎不傳其苦心可以感鬼神也蓋
其對越上帝勉復性初似與吾儒法門無甚異同不
可與黃老之清淨瞿曇之寂滅同日而論又未嘗絶
倫背理以塞忠孝之塗海內之誦羲文周孔之言者
孰不樂聞然天主之降彷彿牟尼之生地獄之說反
取報應之論何也思以此易天下則難矣嚮者中國
之賢如葉蒼霞諸公極意辨論於寬閒之濱猶未能
沕然相合況此羈旅倉卒何能以依俙迷見闕悟於

片言之間也是以不敢多談且惟曆象之學堯舜之所以敬授民時有國之不可廢者也中國世守其法中多喪亂舊法日晦如漢之壺遂洛下閎唐之一行亦多自得於荒廢之餘歲差年數多少無定例元時測晷甚廣而大統曆節候久而漸差一自時憲曆之出時節無愆七政不差東國亦聞西士之有大功矣昨承盛教不用前世之法云云然則歲差不定幾年幾度只以星度日晷隨差隨改歟必有其法矣分野之說中國自上世所傳如大火當宋箕尾守燕之類今雖地名有沿革之殊區域可知而昨者盛教不分曉

於此豈分野之法貴邦之所不用歟地球東人亦曾
見其圖說矣從古論天地之形者皆言天圓而地方
獨此法以爲地亦從天而圓中高而四邊下不知緣
何推測若是乃用天度晝地里也周髀雞子黃之說
稍近于此亦不以天度定地里至若諸巴之地必非
今人所目見又何以知其如此乎禦寇十洲釋氏四
大部洲之說亦近之或出於此等傳聞歟以此言之
中國廛當廿八宿中一宿之分貴邦之不用分野之
法抑以此歟仰觀天象者不但識星躔而已甘石之
術以形色凌犯占人事之吉凶貴邦亦兼用此術否

九章之術聖門所謂六藝之一中國固多神于筭者巧曆則尤難其人貴邦此術絶異萬國厥初何所傳受歟同文筭指曾亦窺見矣凡筭有實有法以乗以除皆取其有其數者只曆筭空中命法數以乗除其命之也亦有法歟鳴鐘之制儘奇妙矣日本通南舶東人數十年屢一見之制造不精未數月必多差錯棄而不用亦可惜也貴邦所造應不如是渾天儀中國歷代多造而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之法不傳於東國貴邦或有文字記其制法歟東人於此等事甚鹵莽凡以智曉愚以先覺覺後覺亦豈非天主之仁也

或可示其法書否茅塞之見欲質高明者不止于此恐煩回教千萬不宣只乞明答所禀以啓昏蒙

與權致道 尚夏

阻信殊久伏惟道體神相萬福黄髮兒齒一向康寧區區慰祝何可形言而無計一望德儀有時東望悵然時對有道兒何嘗不娓娓頤命病痼而衰早在朝無補歸田不得無可遂踰黄生負笈去將從萬祠之行云令人尤矯首也近日專想因首撥細聞之矣此出於不得已而猶有非之者又聞樓江國子過引太王王季之義添一事端使傍伺者增氣甚恨其不商

量也秋浦先祖遺像在滄院歲久昧黙近才移摹又欲以一小本莊之深山此姪父子必欲高文題贊以賁後觀尤翁嘗以壬辰斥和謂之董氏剖判踰於孟子亦想明見無異同矣若蒙發揮斯義則幸甚幸甚文集事與同甫有往復想已俯悉鄙意誠不無不可知者人事未可量宋洗馬又奄忽此事終無可成之日乎因書又禀耳近或有欲請刊布者而既請而未及整頓則或恐無實以此趑趄云此則未知如何而可耶叅酌事勢而下敎之如何

答權有道 尚游○壬寅

辱書自何傳至款問死生何異隔世信也伯先生厚德固爲世欽以今觀之完福亦斯文之最尤令人起敬也弟至今在地上 天恩他尚何言父子相守如巢堂之燕今又別而去傍觀亦涕然一身已相忘情根何足論惟有 宗國之憂耿耿目將不瞑燕山杳杳無聞知如病者神昏不省苦反復勝耶餘冀爲道自愛以副士友之望

與金汝成 昌集 兄弟 乙亥

伯今臨顧牟餉叔兄聯衾一夜相對悲苦之外悅若平昔過從之喜不覺遼陽非復舊時但恨仲兄無計

一晤及今南歸毋論見與未見相望俱落落矣不知何故造物者偏甚於吾輩旣餉之以窮毒又使有此恨也伏惟近日侍奉萬福仲兄新命已獲免叔兄浮家泛宅更入何山耶弟冒熱徃返抑情增病無可言者而婦病年荒又添一惱明春昏禮未可必也天特人事漸有難言者寧有遑遑之意而事勢如此可悶竊聞仲兄邇來痛刮詞章宿習專力於文理密察之學何緣獲承緒論啓此蒙昏如弟者艱難可謂備嘗依然舊日伎倆無復一分增益古人所謂一小技者尤復滅裂始知柳儀曹亦非庸人耳幸兄時加提

撕警告無自爲獨善之計也至於去就一節每有惶懼迫切之情終不能脫灑堅固不免爲逶迤屈曲之計只自憐悼自此朝廷若相忘於江湖則幸矣

與金汝成

方與大有議綱魚仍想夜半受戒之勞錄事忽致下札似若相感慰倒千萬但感暑而當祭仰念亦切三伏盡而虐炎若此雖清凉之界猶不可堪況闤闠乎此時能免帽簷曝陽徐餉亦多矣小生尙此撕捱亦非始望惶恐悶迫眠食不能安矣此亦厄會只可隨過而安奈何或望乘朝凉一枉駕而何可易也受晢

但戒吊喪問疾何妨尋幽訪閒也

與金汝成甲午

聖候夜寢小報想入覽矣曷勝幸祝因此遄復則實天地 宗社之力何關人事而宗英導水之功亦不在禹下矣下札深慰懸結之私今日難入勢然矣謹當以無時引接之意仰陳齋潔心身以俟 恩召如何

答金汝成

下札深慰戕阻結 聖候寢膳日安浮氣已無可慮苟非天地 宗社之佑寧有是耶但天時適當盛炎

餘熱時時往來此猶伏慮小生昨始出看世界眞若夢境歷問家室庭柯長茂孩嬰欲語其間存歿又關情亦爲遼鶴之感所敎議于二僚則以爲此時續續入對可悶明日本院欲措辭請諗其時同請對似好云未知何如雖是齋日此係廟堂事可引除式暇之例歟

答金汝成 丙申

昨今連拜下札慰荷千萬千憂百悲能以野堂寬情耶小生得蒙 恩許批旨感泣朝謝 閤下眞所謂步步回頭也殆乎雪涕奈何奈何非不欲自 閤外

出城而太似悻悻且欲姑觀數日間 聖候如何陳暴情實而出未知此可適義否也名亭已爲大監先占越房不無蔽墜之慮別求石串新村等處空舍未知大監在其處當幾日而出石郊也豈無會合之便乎睡剳已呈當此極鬧之際又爲遼豕深羨大監之先着鞭 批若不敢安亦欲出城彷徨以俟 聖候差安而買舟東上云耳猷令疏其言如刀斷物其勇如猛士赴敵渠雖雷化春新必亦不辭而無乃禍及於先正乎運氣推敎不期然而然天也謂之何哉

答金汝成 丁酉

方看江烏自在於霧雨煙波之間正切人不如之歎
下書適至還令人憂端澒洞此身已斷置矣唯此
宗國之憂九死難忘但恃祚宋之天言之奈何數日
以來火色轉急盖由於老相之出死力此後誠莫測
涯畔儒章又起云其毒可知也 朝叅無一大臣何
以成樣不爭 聽政爲一大案云京兆及李玉堂之
言出而響應者如此可痛小生大禍蒙頭故昨夕書
啓不敢以此爲嫌矣

答金汝成

調攝中手札遠辱江郊深荷眷眷此事何足驚心即

其八十年伎倆耳但恨生並一世奈何奈何此後誠
不知刀鋸嶺海處之如何唯以 聖候未見康復國
事茫無涯畔一心耿結耳重來此地江山依舊魚鳥
應笑人伏乞善加調將速起視事以扶顚危而已
聽政之承順又以爲罪亦何所見小生極罪之外大
臣皆在一筆句斷中未知將掃之歟還堪一笑

答金汝成 戊戌

正此瞻係憧憧伏承下札乃手畢仰荷之外慰若拜
晤往來者雖云神觀頓削亦伏聞嘔泄已歇食念稍
生又値新涼神勞豈弟只祝不日而蘇此後何有深

憂久辭不獲 命宜有此耿譸而伏見 聖教鄭重時議所歸莫不歸重於扶植世道誠恐坐此未易解脫以今日之悶言之卻可追悔歎至於有望於此口亦何異借言於喑也每念同人盡凋亡此心之所依仰者獨在於閤下豈不願速就懸車之計陪從杖屨於餘年而愛莫之助一心如結奈何小生危蹤如在針氊少可慰者與靜台日有笑語今又失之與新人脉脉相看可謂窮矣

答金汝成 己亥

下札仰荷 龍筆毋論 親蹟摹搨有飛騰雄壯之

氣又有 洪武印章安得 日月重明之慶上塵
淸覽耶爲之心折矣謹奉玩完上

答金汝成 庚子

年間下覆伏慰伏慰 御製下而多見其所未曾聞
只增摧咽不堪讀矣今日 召對有三分卷一之
敎豈有禀定者乎仍講綱目未及禀定而然耶今聞
兇黨以爲方講晉紀孝武帝廿一年有追尊之事故
恐 覽此事而有所思念請止綱目云其兇不可測
也又聞宋承宣以請貸金事陳疏到院以承旨落點
還給而其言亦甚凌踏云雖未詳聞亦可驚心且聞

猷台亦欲繼宋陳疏云事事賫頰舌如此何能銜
命專對乎玉堂之問大監何以對之若未及對寧請
仍講鄙意則千萬無他慮忽如此可謂叵測也貸事
雖使一行少安何可忍此辱乎明日擬欲往御營廳
謝客專心於文字自聞宋事亦不可不陳訴難安未
知何以則可乎其疏無由細聞矣

答金汝成

前便下覆披復不能釋手伏想泄痢已安而胄茵康
吉此行留灣三日今將過江秋陰欲雨前路恐昏墊
而不可因此留待故發行耳昨者館庭望哭 先王

誕辰不知 因山日東望號哭於胡地何處痛矣近
聞以辛年事疵 誌文曰甚至有欲抗論者令人惶
恐欲死未知誰已發端廟堂已添入否或改屬他人
乎惟此之望右相許纔有所告幸俯問而善處之如
何開口說麻帶事同肅再移書于道而責之操毫書
日月清議又憤激如此實無措躬之所而何以拜
先王於後日耶微躬又憊劣日甚恐不能無事還渡
運必衰矣奈何千萬爲 國保重臨書悵然曆官當
遄發其時得拜一字之問何翅百朋

答金汝成

曆官來傳下札厘一月信也區區感慰何翅空谷之跫也日月幾何而 山陵已訖伏想攀髯之痛何以堪遣况此天涯哭望者乎實有黃鳥之願奈何奈何但旣不能摹畫 天日永酬 大恩徒自貽謗惹疑殆不可容身一仲淳何可恃也是亦命矣使事至今淹滯非始慮也槩在狀 聞又在右相兄弟書中取覽如何弓角事深知其切急而大事未完衙譯不肯留意且漸無力不可徑發故未免空還使乎誠怯懦矣

答金汝成 辛丑

昨日伏奉下札而迫曛未上復可歎此中高閣單衫拓八窻俯大江晝常流汗夜多失眠曉班午對其何以堪而手札能及遠郊令人仰望難及不勝欿歎而因左示略聞奏語月廩事草草而開釋之請申申云開釋非不至也徒令人悶慼罔措何補於 國事也深悔奉托還切惶愧自此有悶無處可訴奈何

答金汝成

正此瞻想伏承下復札仰荷且慰敎意及笏記並仰悉當初只請收廩忽復舉論本事致 聖意難處增小生不安此不能無恨於陶匀矣駟不及舌奈何

御製詩跋初欲以數行記其事矣荒文自繁蔓可歎草本呈上幸望一一斤正以教且示淵稼諸公任其點竄俾得正當如何如何此在高門爲寶重之事使有疵之文厠其間不但作文者之耻矣

與金仲和 戊寅

舍弟東峽歸路歷拜江岸細傳兄與居萬安且言兄所卜築江山淸絶漢水上下之所無殆勝於白馬幽棲慰釋之餘尤覺神往但兄忘同病之憐少挈矩之義此爲介介鬻者伯兄借大有泊舟來過相與細論苦心恨不共兄談此情也弟親行將先發向南仍爲

自此乞歸之計若獲順遞當往掃松楸而去其時可以歷叩高居矣且告先叔父保釐此都時有大惠於民鄉人繪像立祠於生前弟來此見其祠宇湫隘傾漏與鄉人相議令已稍廣而新之圖像昧黙將不可久匣而藏之別設位牌享禮易燕食以鉶豆今則稍成祠廟之制其立祠始末不可無識爲治小石欲刻壁記兄於吾叔父事必樂爲之相其役此與墓版誌狀有異又非置於通衢大道之側者幸勿以文字爲戒乞賜揄揚俾示永久也弟歸計甚忙必欲於未歸前入刻近日秋夜正長一揮翰而成仍附此便則幸

甚去人亦書手俾留一日助書役亦好石搽紙亦呈
兄若拼字自寫以惠則尤爲幸甚先叔父莅此都已
一紀有餘其手蹟猶存於文牘中區畫亦多不廢者
弟以不才無以繼美感念惶愧庸有極哉盖癸甲兩
年比歲失稔賦租雜役蠲除者幾數千石米鄕校移
建多助財穀勸課儒生亦不惜粮料之費每月將校
之試射者優賞激勸其時一府文武士習藝之盛如
臨場擧子東伍三千舊無軍幕或收布於行伍乃出
數千匹木綿以備之以除宿弊甲子春城內失火延
燒數百戶出米醬大振活之其治一以簡靖爲主雖

財穀出入鼓鑄方張而居處超然若無一事鞭扑不施呵責不加而悍吏袖手不敢作奸莅官朞歲吏民無大受罪者村閭常晏然無擾此皆一府人所公誦而至今含恩者也至於制置關防則屢請于 朝如移牧馬使民耕築文殊白馬兩城修沿海舊堰加女墻於其上西南外島多置鎭堡等事非一其後文殊與沿海堰築皆如公言其他未施行者亦皆至計措置器物則請得三南月課米以其剩餘造弓矢鐵銃軍鍋即今充衍於軍庫者太半其時所備又以四千餘金留備異日軍需此則得之於文簿之記者也且

國家以此都爲保障之(似缺)常加優恤其民緩之則驕急之則怨又逼近京城少有不平則輒流謗議其嘲評官府得失殆至吹毛而至於叔父則當時不敢以一言詆訾到今皆有没世之思攺廟之役役人樂赴無一後期者其逾久而不能忘者亦可見矣記文雖異於去思碑此等實蹟恐當略叙故并告之乞蒙採録此祠初稱以生祠今則攺稱以祠宇耳

答李子雨 (濡○辛丑)

昨夕伏承下翰而迫曛有客擾未卽仰復伏歎三淸幽寂或可少益於靜攝而以今日煙雨過江之趣亦

願尤趣(趣似誤)閒曠之境如何如何然西望雲霄渺茫蒼梧不可見此恨與江水俱深抆血更何言哉

答李子三 番○甲午

數日書尺亦阻病懷莬紆思欲往瞻斑斑感涕之痕兼慰拍拍思歸之懷而莫可起動昨舍季來言歷拜睡翁以(似缺)幾作狂癲歷爲救定云世事不如意者十八九何必輒至生疾爲之孤笑而亦不任懸結此拜下札慰沃實多身旣不得自有事且無可奈何只可少忍是亦分也安之則可無惱矣如何或傳執事以爲最相善者蓮谷亦令我留可慨云今日事勢雖使

弟力勸必歸可以卽發乎家舍旣有 命矣且不便
於寒日第令漢府得無弊不敞之室則好矣但中國
而授室必不但爲養老之 恩何以塞其責乎

答李子三

瞻悵中耑价辱札深荷至意美疢憂患已間歇尤爲
慰釋小生出城旬餘棲息苟安黃翼成何可當也創
業垂統之制太半所定云今世豈有辦此者乎其所
失猶淳古矣寧比於今諂佞之辱耶毋論古今人同
不同卽今窮蹙極矣將奈之何近日 處分徐緩不
廹所以調柔鎭靖者 聖慮可謂長且深矣而或者

猶有天地之憾則誠蠡測也

答李子三 丙申

正爾瞻想下札適墜慰荷不容口 聖候日無所減水剌又損焦慮尤極一日二日此將奈何朝議邈若山河其間隔殆甚龍蛇之歲矣昨京儒來言朴弼顯汝吉子李真洙輩以爲嚮日義理明白之 批將爲日後口實今可一請 聖意所在方與其儕流相議作疏云未知措辭如何而大抵論本劄之非矣夢相去留大有昨來此聞之矣尹昏以九翁之孫爲李家壻恐不成事理矣所寓處地高敞壓臨前野來牟覆地

片土不見一綠無際藹村一抹煙靄如畫江光隱映有時帆檣見其端注目獨坐聊以少消憂端亦甚一見豈無意耶　孝廟東還日帶漢人願從者數人來居本宮之傍子孫多以漁獵爲業屬於訓局其守黃功之子流離東峽無以爲生今持其時　御札數幅來見方與談及其父時事矣其歸路當令歷拜進接之如何漢人而歸正於我而子孫無以爲生極可悲憐何以則可以濟援乎亦望商量耳

答李子三

昨今連拜下札仰認心下攪擾難定區區奉念奚異

自當但一身不能康濟何能有善猷可以助益者乎
然 聖眷乃曠絶矣古人之見君流涕而拂袖去者
必有大難安不可留者今日所執則不過慮生行死
歸之羞神明所相寧有深慮旣不能以決難留必可
去之意仰對於造 膝握手之時退又說歸未知如
何近日 聖上所以待閤下者誠有不敢知其故者
旣以誠心爲 教何敢不爲之動念乎若眞有不可
少留者閤下雖欲進回固當相勉何可自外乎固知
其少滯亦無益於時勢而事勢至此亦復奈何迷見
反覆思量不出於此矣前例去留本不足論而亦未

記得矣大抵惟義之適乃去就之所可自量者苟有大害於義者小生雖迷豈不覺得乎病蟄禁風不得躬造商確甚可恨也

答李子三

下札往復相續何異奉對晤言慰荷千萬但承一身不得自由兩端交互未決從古去就之不如意者如此奈何昨日 聖批既曰諭以面諭之意卿胡長往則未嘗忘前 教而不欲更 賜對也竊揣以此姑爲維縶白駒之策追而後方 召而諭之若然則不俟徑歸豈非太猛而有跡歟承 批三日又不如出

晝之遲遲恐不可以此塞責今日閤下情跡無一日難留之義只當哀懇而冀許不可以前日被 嚴旨時視一例也無已則明間又懇懇陳情或可 俯察萬一 賜對尤易出場此則如何大抵事之頗難處者固非淺見所可裁度而重違勤問敢貢悃欵顧此方進退無據前頭當有許多狼狽而不能自處何暇爲高明謀也再明雖有次對右揆豈能作此度外事也左台則未出尤不可望也第細入思量無甚果決必須勉爲雍容睠顧 上下恩義如何如何

答李子三

政此瞻想下札適至忻釋十分况伏承調攝安吉耶
久淹近歲未有兩閒亦可源源各拘病貽阻此恨果
甚於離居時也小生灸尚未準初計而感嗽苦劇痰
如潮喘如牛悶悶獨子常危懼今幸有三孫可謂萬
事足矣提挈此輩若能歸臥多薪地分棗栗於溫堗
中以過暮年則尤幸時勢安亦可辦此豈但一身之
安而已默祝切矣從弟似不可仍坐以辭趑趄未敢
出脚云殊可念也鹿川相公將如何云耶每見其難
進之辭篇之頳顏

答李子三

下札殊慰菀結金風久已颯然歸思何得不然而不待輪直之罷則遽矣不從容矣何不少忍乎蹇跛喘汗之容　天鑑必孔昭矣不叅例賀何必深自爲罪幸徐待慶禮鳴玉而退掛席而東如何

答李子三

再送候俱虛還遲遲之行何得不如是也方欲更送人下札先至伏承出寓萬安春明一步地伏想回瞻如結今日仍欲迎拜日晚無肩輿人數日內當觀勢進去耳相與往還亦爲罪歟餘在更候

答李子三

下札恰慰懸結小生未嘗以少動作爲疑近日則宋
疏投院未入如未勘之案故縮伏耳 聖候今夜雖
似勝前夜諸證無減煎慮何可少弛前頭若有萬分
遑遑者不被罪之前不可退伏此憂與干戈無間吾
輩似異於牛翁甲寅文谷所遭亦險而亦有不得已
之入矣然祚宋之天寧俾有此遑遑也秦師所持來
者四草小生不自見而和相見之可傷故并還授之
令只有二草左夢右睡臥眠其間覺則默視而時欲
與之語絶勝於書札詩句也令無可送之本不得副
教可歎

答李子三

瞻望日切而展敍未易只有首同心結而已下札恰慰此懷僑居晝看恐不及七分之影以浮屠之術言之形殼居停俱視爲幻耶

答李子三

方欲送伻下札先至感荷千萬近日徃來者皆云神䚷頓勝於城内時云不勝忻慰今月雹災時令大乖又聞江水自甓寺下至氷銅色赤濁而瀾翻沸七八日數日前纔淸龍津江不然云或蛟鼉之屬攺窟穴作此灾如今日所謂國是而多罪廢者耶然不於他

地而必在於淸洛龍飲之所何也不可究矣

答李子三

昨夜風雹溪邊大柳盡折江田麥浪正欲運天盡靡然方開窻望見傷其被困於沴氣正陽之月猶未已如此况跛壹之地方爲陰所乘者乎天意人事謂之何哉下札深慰此懷神氣如人所傳則可喜若如下示則反可憂耶

與李子三

夜來勻體調攝若何自今日日氣和暖深望蘇安昨自漢津乘舟泝流夕風起而廣艑亦疾仍想從者掛

席之恩爲之悵然 聖候夜寢終不久勝焦煎無已
昨復登覽否今聞臺中欲論李疏頭云昨日柳鄭金
三疏其所激訐威脅若將欲上急變者今世必殺陳
少陽矣可怖且其耆老鈎黨等語亦非無心合司之
繼出又未可知也觀此頭勢似當釀成大禍仍假手
他人一如前規目前反獄又不足論也

答李子三

下札仰荷諸事自是次第當有者不足驚而明人所
謂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衆小人之手
者爲之心折言之柰何近京遲留之云非過慮則乃

浮謗何足聽也此時非使之去則何忍自遠京闕也小生尚恨不仍伏 闕外而徑出矣

與李子三

好雨知時百昌俱萌伏惟夜來匀體萬安內行已曾云守饋亦勝耶浮家泛宅想亦多艱初謂相近則可以日日承誨此又不成世事可恨 聖候夜寢亦不寧諸證無少減議藥亦不緊切焦慮日深誠不知所以爲言吾輩雖各向雷化春新若聞 康復之喜而去則何異安車歸故鄉合司之並論執事固未可必而若但罷黜則此時恐不可徑歸想有定筭矣

答李子三

送人而未上書方以爲恨下札甚慰耿耿昨雨江水添一篙野色盡綠眼界則曠而心境則迫何時可得閒趣耶 聖候夜寢似差勝而昨診議藥亦燥未知如何焦慮無已彼中動靜聾甚尤漠然未知夢台別有所聞而有此示耶誠不顧獨漏爲不生不滅之人身上猶有覊絆耳憂聞是則好矣

答李子三

纔上一札下札又至慰荷難量昨日若徃石郊豈不歷拜乎風日不佳姑不生意內熱增痰夜多呻喟似

是勞證發矣夢相自鼓巖時以不能觴詠爲恨今必始矣 上候似不無參效若不爲一時救急之用而已則幸何可言而何可知也煎灼煎灼泮疏承 嚴責固矣 日月之更民皆望之豈遠待後世也竊恐未及光復而陽剝甚繼之以刀鋸干戈也言之奈何自古黨議極則何事不有乎臺中例有大事則必引入相議未知何樣變怪又作也

答李子三

續拜下札慰荷十分昨夜 聖候亟有呼吸不平之氣此多因觀覽酬應或因近日兩獄案迭出入之故

歟必不但口喉之助而已達台正卿一品有子女年六旬淸名溢世以外而言之亦復奈何而其愛君憂國之誠扶護士林之意何處更得來淸修苦節亦近世所無又念其慈闈之情不覺失聲爲世道眞有百身之願遺疏昨日因暮未及上云其中亦有壬人等語亦碍人眼死亦不可得受憐矣

答李子三

政爾瞻想伏承下札慰沃千萬　上候寢睡不至不寧而晚下則必以三更判案向曉入睡故也隨事無非可伏慮者也處分之渙然曷勝欽仰第五倫之

言實先獲也日月本高明而時爲雲翳此豈日月之過也事之大於此者庶有良皆仰之日耶達台入木當在午前云死者其有聞乎成服前則姑諱喪於大夫人云尤爲慘然不忍想矣

與李子三

收聲而雷未穫而雹日且風曀此時句體調攝如何歸計定如昨教而在何日預可悵惘但未寒而歸一身之私也 君有命將見而不待而去有關於 上下之禮此正極商量處想亦不至徑情矣進退自綽綽縱失布帆豈無歸路未可雍容耶淺見如此仰復

昨書如何之問矣

答李子三

朝伻才還又拜下札慰釋當對譚也鹿川已與之徃復其答如此覽還如何旣發端於前疏以此決去他人不可望時議多可笑寧可一明其義故弟未敢止之待先發而欲觀事勢繼陳從前浪默之情仍請退斥未知如何疏草來當送呈耳所教仰悉無召命而自入行公也且似欲承而議之恩更入文字則不過曰恭俟而入對未易又若催對者然俱未知其穩當過次對而無召命則方可申訴難留之情歟

進退之際雍容可觀可矣恐不可急迫如何如何霜重氷至尤有不俟終日之意爲之耿念如弟者集而又未翔終見彈而飛當奈何俱以受 恩罔極之人而但與熟講奉身之策酬報涓埃更有何時傷哉奈何

答李子三

盛疏副本擎讀再三細審疵病而不可得氣平而舒辭簡而切三十年蘊蓄之發寧不如此如有碍眼處豈不回稟乎亮台亦以爲無可論父事何心等語卽近日章奏之所未發云耳遂淳之不擧論得矣先立

其大者可矣趙旣承例 批泮啓又順下則似無節拍而在弦之矢不可不發歟亦可商處之耳

與閔靜能 鎭厚 戊午

別意甚惘然古人所謂及此同衰暮者眞至語也計日星軺今當抵灣羸發㬎甚望見胡山千疊蘆葦連天令人愁絶行李殊可仰念西來消息不佳彼自有故何關我事而亦不如無事特然志士之能觀人國正在此行屈指歸日佇聞天下之事也千萬爲國保重以副此誠

與閔靜能 丁酉

洪諫所言靖難二公事前日台兄所首論者未知所
執而爲請者只爲其大寃歟或別有事實可伸前事
可倣者歟其時死此獄而孥戮者數十人若雪其寃
何但皇金二公而已無亦以將相之大者倉卒踣斃
爲尤寃故歟此論時弟在外未聞緖論今當獻議頗
聞盛意且欲見其文字矣達台疏曾亦見之所持難
策勳一欵誠有妨矣與丙子六臣事不同矣以大體
言之則人主不可讐匹夫且不可以專心所事者爲
罪是以　獻陵佐贊創業勇決於竹橋之事追紆其
爵謚之　贈眞可爲萬世法但曾無丹書鐵券之傳

于後者又況追 恩在於 在宥之日南秋江請復
昭陵疏中所擧 光廟貽燕之教或以爲可以藉重
於此事未知如何並乞商教

與閔靜能

昨台兄問廟享事弟有所答而兄更無所教意台見
必如是且自嫌以戚故不復反覆奉詢矣睡相云某
台以爲春堂先生以大義契合與尤翁有間且國典
從一品以上方許從享云未知兄果有是言乎契合
之微不同世亦有言者非一品則不能配有何可考
可據者乎只傳說如此耶此等事不可不詳審幸有

以教之兄言當爲誠與公何可不相問議也弟嘗以兄之避某啓爲不敢此事亦士林之公不可以子孫之親自嫌如何如何

與閔聖猷 鎭遠○丙申

就閑後起居更如何雨後前溪必有聲平蕪一綠無際眼界可謂曠矣而想心境愈焦近日 聖候諸證無減而浮氣不加云若聞平康之喜吾儕雖各散雷化春新亦奈何火色日熏天將無所不有昨日齋戒已訖疑不寂寞尚無聞未知醞釀成何事也科查作而伯台又當高中剛達諸人恐當踰磨天矣弟方在

出入取舍之間寧與李杜齊名何能獨漏仍作不生不滅之人唵呀不能發一言而同其歸還自笑也

答宋玉汝 相琦○癸巳

情問遠辱至意可感荒郊一日已有空谷之喜人情正可笑也蜩羹之沸久矣此事何足驚但 國事日就判渙幾何而不至於難言之域乎吾輩數人之困辱又何足言兄若尚在荊江可無今日之恬然歟無亦如胥靡之不懼乎可呵昨日蒼黃光景不佳陰洞烟霞夜宿頗清凉絕勝短帽觸炎曦也兄雖未解職乘朝凉一出亦何傷也此有山泉泱泱可共聽者差

可以洗辱耳矣

與宋玉汝 庚子

苦炎伏惟台履增吉金吾之銜爲之忻幸 謚狀今幾斷手耶 誌文則始役只二日哭班往來女病不能不關心頭緖尚未成伏悶計可四五日或可苟完如此忙卒雖大手必多未盡況疎拙之才何能形模盛烈毋論其間難處之節此亦終爲萬死之罪也唯當盡誠甄義固無奈何而恨不能與兄相對論難於閒處若出接也韓子所謂乃令吾輩掌帝之制者雖其自謙實爲今準備此豈非尤菴息菴諸公之事乎

人代之變亦可嗟也弟以公貨事爲宋承宣〳筵奏所侵詬未知其語意淺深如何而甚不能安若因此免行得以號慟於 因山之日則死無恨矣

答宋玉汝 辛丑

臨行手札作別勞擾中非至意何能爾也或傳以禁房事 親政不成然否使言者處此當如何可歎弟今朝過漢烟雨滿江令人神氣少蘇西望雲罍渺渺蒼梧不可見矣幾欲臨江大慟此心何忍言數日調息仍理上江之楫自此京 國漸遠今日之憂豈但終南淸渭之思而已昔人懷沙儘不過也

與宋玉汝 壬寅

聞兄亦不免此行垂死中亦不覺驚起時宰未必盡死人苟可以送餘年何處非 王土也顧此至今在地上 聖恩而時日之命何可知也台所坐遠外難詳而或云近日淳疏當第一其然否巨島稍近數得信道中落傷之祟損食消瘦父子相望難爲情云可念此間謙叔相守十餘日而歸兒子下來而不知何日送何方奈何賢郎侍來否姪兒謫相邇云幸寄回音其間後 命不至或可及承矣千萬古今島關廟守僧來見而歸因此奉候何能多談

疎齋集卷之十九

疎齋集卷之二十目錄

書牘

疎齋集卷之二十

書牘

與李同甫 庚午

金甥喪後豈不欲一奉書相慰叙悲而書疏慶吊一例廢闕加以餘禍未已危厲百端生人之事盖無餘幾兄或黙諒昨歲蓬山之行晩聞於淸河金姓人悵望亦無及矣其後無路略聞兄行止崔績者卽舊識今忽泛海來細傳兄春間挈家東入驚疑茫然若得隔世消息晝哭何忍相對固兄及弟家禍猶未艾遽失此千里駒命矣其復奈何而兄家與被其禍此尤

可痛弟一縷厪延至今苟無疾病而春間又聞舍仲之事甥喪之後外王母從妹之喪相仍親邊消息甚罕日夕長事焦煎此而能忍眞亦木石人矣屈子之欲長年度世誠亦何心每誦老氏吾有吾身爲吾大患之語只恨未早溘然世間寧有此人比耶崔續又傳兄以色憂及樂兄病急上京亦可驚慮未知其已有勿藥之喜何間當奉柩輿同會耶孀婦亦當挈來耶其夫家亦無依着近聞以經營居處棲遑未定事事唯有傷念東入不知有宿計否又何卒然此地即弟家與林德酒曾所經紀弟亦足跡之所及想來依

然復聞兄方營宅於侍中湖側想皆勝境萬死之人
至痛疚心無復他念而時有親舊之思不免馳神影
響無路相接況其他乎

答李同甫 癸巳

別幅所敎並悉弟之所云慮與弊者固知終不可止
此議而消商之議自如此矣昭烈有祠孔明當配齊
桓有祠管仲當配雖使彼輩之甘心戕害者言之口
雖愈嚚其中則必以爲宜有今日之議矣何待勸告
而知此事之不可沮也朝中同人亦多異見豈以慮
患之意日深歟抑或有他情弊歟聞聖猷之言老峰

爲此議時奉問意向則答曰尤翁在世豈不可誒乎

云然則先輩之微意亦可見矣近日睡相初頗持重

數日來則(似缺)不可不爲又不可不並擧盖見羣情之

感激取舍之甚難矣又有別紙所告覽而還其紙示

其事情如何如何

答李同甫

連拜下札慰沃當晤新 命可當遂廻恐此後路逾

險回思今日矣且聞兄以黃江之不膺 命至責有

道云何能責人如此子賓拙訥之言恐不足爲重輕

一謝而歸寧有太枉耶忠書易卽傳遂菴意終不可

知豈但爲境外之慮而已也前日 朝家嚴飭倭館書冊耳尹副使云在燕得 明詩看目錄有 朝鮮詩止於澤堂者此似是皇華集中所選者曾見燕志所謂日下舊聞者其引用書冊有高麗史鄭麟趾著東國通鑑等書蓋無書不入去矣今亦可切禁耳

答李同南 乙未

阻濶懸傃卽拜下札從者入城不勝忻釋無由對展此憂菀悵如之何未知當滯幾日庭玉科賦人傳得意云高門運氣近通深埅魏然 聖候浮氣似減五之四日夜黙祝遄復而諸證尚多徃來下藥猶未停

煎慮何可少弛弟今年甚不支堪形容殆不可識見
者亦憂奈何經此任者甚多而長日焦憂必罕此比
疑亦關此險命憑藉 國家洪福只冀自天申佑而
已義洞文字何敢少忘實無半日心閒時猶未卒篇
閫已磨石而當先刻表記云其間或當書出奉稟耳
二表奉玩以還文辭簡潔情意感愴可謂得體無可
容議而少有可稟者付籤本紙矣直議亦依到所教
亦奉悉毋論戶口田結以今日紀綱世又無擔荷國
事之人胡能有望從前徒費虛語不待兄評隲而已
知其無可論矣然 國與民無可振之時謂之何哉

靜台所經晝亦可救得暫時而設使搜括無餘此非長年度世者未幾如風中掃葉移足已滿前矣思之令人氣短

答李同甫 丁酉

水潦百尺便信四阻即拜手札辱問如得對討多少溽暑近歲所無閒居無事外氣想不能侵鑠無任馳羨 聖候寢膳又損今已多日昨者藥房之 批羣下之焦煎一倍弟蹤跡情境但欲溘然無聞寧可抗顏同行而千萬意外忽被謬 恩昨今不敢不强赴候班奈何奈何此後又不知幾人騰口誠不知置身

之所矣所教奉悉一身不能康濟何能爲人謀也然
前書所謂定筭欲知兄所自定者就而評之亦不明
示所定可辭可辭無論儒俗辭佐貳而受紀綱之任
辭受之義恐無當也然則此後 除拜必漸難受難
受則難出人之見之者豈不以儒者之難進易退目
之乎雖不欲以儒自處其可得乎淺近之見此外無
他但有第一義兄能無以指目爲嫌以天地間大義
大事一生所得於家庭師友之間者爲 聖上一陳
之言不行道不用則堅臥不起有可以挽回此世者
則幡然出當其責協齊上游以新一世則今日師友

之望孰過於此未知兄以爲如何也前來詩册已入
選藥院序記等十餘册亦才來此耳宋答極快且順
從前疑慮者果妄忖度耶有道之言又如此則靜台
必無持難矣蔚東祠贈謚事靜台請置之於 榻前
聖教亦以爲予意如此今已出場不知此後更無論
議否也此台惟自師其成心樂取於人之意少此可
恨也

答李同甫

手札續拜當晤道札亦還今古斯文中人以編摩先
賢文字爲榮今反爲拘忌何也尤翁言語滿一世賢

否有公議今豈以遺文之出否更增其禍福乎弟則誠愚妄矣至今不成黃江以下諸公俱有責而兄尤難辭矣但今刪定善否不敢知縱有疎率未盡者猶勝於全不出矣雨雪陰濕痰痺正苦稍晩少霽可無一會耶

答李同甫

聞兄爲靜台所宿戒且將有鶴山之行方傾企欲邀前日未進之恨卽拜下札入城萬安慰釋千萬當留館洞仍向仁川耶延額之禮屢可成而苟苦莫甚亦係於天時人事奈何所示憂栢記文甚詳且美令人

悅然若致身於溪亭雲水之間也況聞其騎牛可作
亭中一段故事尤覺逼仄城市者之可愧也文字不
敢忘矣而題大難遽下手且有所未瑩者欲問于兄
矣涵和必無是豈非可恨弄丸語初見堯夫自贊註
以丸太極或於他文又有稱環者丸環固異形也且
今以名亭之義言之已分太極與丸爲二矣以平日
所嘗題詠及尤翁詩觀之則有消長動靜姤復等語
疑若以先天圖爲主圖中白處卽所謂太極者圖之
圓者似可謂環然則丸環固無二義歟若無太極亭
可以渾稱之而似不無相妨者未知兄亦嘗與涵和

諸公講及此否幸教之

答李同甫

昨復登未雨中寒冷令静履一向安重否疏 批又復鄭重此後將何以繼之奉慮奉慮鄭仲淳全疏見難未及得見以其 批槩可揣其事矣其下又請褒贈同事滄洲老峯二公 批辭許以留意者恐有缺誤戒之以勿信虎狼之仁此義此言夫誰曰不可當日際遇主上方伊傅管葛以下不足論與享之請可無疑矣但臣卒在於君喪之後則 國朝未有追配者唐宋以後則或有之辛酉年間李承旨百宗請以同春延

陽追配 孝宗廟庭老峰諸公皆以 國朝之所未有獻議難之事遂寢矣以事體言之則今當如此以士林之望言之則不可終孤此旣難處 宗廟之禮至重未敢朔例淳之不並舉同德之賢世或有爲言者今日後生何能取舍事旣重大不得不廷議而廷議之歸一未可必目前已如此他日當如何此等外至者其將一付之人只當以事理力請行之耶亦不可以長慮却顧乎此非朝廷間議論而已關係士林今見想必有所商量者幸勿自外明示意見如何弟不敢出示人矣

答李同甫

時聞從者過城中無計一晤此拜辱書勤問因審新年靜履淸裕慰釋十分 聖候彌留又如此數日浮氣有加水剌又減日夜焦煎不可名言此身不遑暇恤而殘敗到極何能勝昔今方苦嗽聲嘶殆不可支醫理苟能妙解寧久嘗藥耳慣醫言眼熟方書而去去茫然是知衰晩萬事難學也但有默禱之誠可徹穹蒼而已內翰公事平日所聞於婦翁者不過如前日所告盖其言常以爲玉雪其人撿押若處子云爾申伯與之遊久矣其孝謹於祖母非人所及常觀家

事之已所能自處者必稟告於其外兄事之如嚴父此二事常記于心矣士直良役說迭上耳三代賦民什一爲天下之中正而車甲牛馬不在其中我國之田賦猶爲貊意今雖加賦亦非桀直之意似出于是矣然加賦之名不好孟子所謂先生之號則不可者耶此亦精義一事幸可否之不害爲朋友相講磨如何如何得聞領右二相公語高見以爲此時不措一辭深見時勢耶抑有所見於其事如愼齋之大同耶

答李同甫

下復縷縷怳若對展多少仰聆讜屑霏霏但承有頭

瘍刺治奉念何已今日 寵命可謂意外然 聖朝
方大示悔端尊慕先正如 御筆題額之出於靜攝
者尤豈可蠡測者乎然則及門之士何可不拔擢而
眷重之耶遂翁之弘化兄之貳京尹可以類推矣其
所感結想不但一身 恩遇而已去就之義弟本無
識見自己進退之節一無可觀何能論他人出處而
嚮來所以勸兄如白石諸公者誠欲兄自處以常調
也今則事勢漸不如前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宮䆠輒
起又當閙時今日雖弟不可勸矣如何如何尤集湖
伯雖能謄一本以卽今飢饉何能辦刋役耶抄印本

自無妨而意見多牴牾至今不能成奈何弟忽有此新命茫然莫知置身之所也活民豈無意而公私力盡之時可奈何近日星文之變昏霧如梅雨時此則將何以弭其憂耶兄如有可相教者毋恝視也逃遁不得寢食不能安矣

答李同甫

頃日下札至今披慰而病憊之人遽當劇務日犯曉寒歸必呻臥尚稽奉復耿歎則多近日寒溫不適感傷已和頭瘍已完否奉念出處何常宜有深量但恨曾未一謝轉而及此此後恐尤艱矣世祿之義將不

可伸簡擢之 恩將不可報而 國家將不能收效於作人耶雖兄亦自慨然矣況平日過庭面丈之教必不願浮沉儒俗之間永守東崗而已也目今 聖疾雖沉綿 天心則無改移正若潛陽之發於重陰之下此亦一幾也可無意否如弟者才學蹤跡實無可爲但覥顏耐辱不能逃遁耳近日一劉俗所謂遮顏之資而不解事之言多爲掌財諸公所厭非弭突何可論也只自媿恨

答李同甫

昨拜下復益切瞻望數日旅寓起處如何或云今日

當還山日寒又如此奉慮奉慮諸示意仰悉而有非
筆札所旣何時對展多少殊可悵然盛疏亦未及見
耳 聖候諸證尚無所損寢睡連不寧恐亦 聖慮
深而然矣羣下煎灼之憂何可形言而道殣相望賊
患四起半朝之人袖手退坐惟欲索瘢求罪泮疏之
後 處分又非常承風之論不無已甚之兆悶不可
言若兄之平生求道正爲斯道斯良此時其可恝然
耶雖不欲論事於朝左台與弟自是兄弟之顚連者
可無相救之乎幸深思而指教之如何弟雖服膺必
不如劉後主之告郤正不必慮如何如何癸亥後文

元公之告廟堂 寧陵時文正二公之告迂齋者寧
避草野之嫌耶深望兄不替先正之攸行也

答李同甫

續拜手畢眞若對承良晤棘人淸羸必難支完惟在
兄十分自寬以庇護之常以悲憂示之只增其哀焦
矣辭章事一辭謹受之初意果差池矣已與猷台商
確必有奉復矣奏議若如兄之祝終有所得力則天
幸也今日長吁豈但此而已中夜以思有時欲大哭
籲蒼吾輩不先不後適生此㞐垂老抱此氷炭之心
豈非命也子益所云士夫詳玩云者是矣雖不能行

之亦何可不知也趙學士淑善好學方俯首讀之弟
亦時時抽卷來以遮眼矣刊行亦好謹按何必删也
但聞大農惠局不能支令冬云恐不遑於此等矣然
旣成書終不埋沒矣荀卿所謂弟子勉之天不忘之
者只可相勉勵於今日矣文章本非兄所屑爲者而
旣有知識見聞之博濟之以明慧詳穩之才何必具
材料用繩墨以悅耳目亦加之以簡切之功則金石
可鐫矣閱文文恐不可終辭矣弟則正坐不讀書老
而尤荒落實無少進之勢少輩所云甚非眞實見得
之言特浮名愈令人愧矣仍念兄與弟俱耆衰矣此

後何能攀躋分寸兄猶有此望耶退憂碑不敢忘早
晩當冒羞而出第令仲習蓄磨鑄之力如何九窩亦
何敢歇視此窩之記有天人之學者方可發揮故每
把筆輒沮常怪兄不曾於尤翁在時懇請不然則和
涵亦可善成何以閱盡好人終責于蒙學人耶

與李同甫

退文碑尚多未洗櫛者未久當呈弟近乏人不得不
略酬應親知間而文緩而長實不合金石時讀仲和
文何嘗不爲之惜其不多作也子厚儀退之不作史
意必如此矣

與李同甫

辱覆累牘如入蘭室細聆良晤且承靜履清裕荷慰十分 聖候近數日頗勝於十數日前而進退未已舊證一無所减焦煎之憂一倍於前弟年來雖久當嘗樂之至憂猶與在廟堂者有間遽當此孔艱之會每聞偃殍載路戰疏投匭則怛然怵然中心如燬追思平時樂歲之人徒有命不同之歎而已兩麥若可如雲風雨所傷畿內則將有半失之憂云京外賑貸斷手於昨今仍欲接濟則國儲已枵然不復顧見則舉將爲溝中之瘠三南則已聞眷麥而畿內與兩西

東北未刈晩麥前汲汲甚於春間弩末之勢無以救濟此當奈何飢民精抄果是難事温　幸時見外邑惟以少抄爲務一戶不過數人受粮其餘則流移丐乞多成鬼形都內則畿民全集已踰二萬分數不明疊漏居多盖以設粥則屯聚露處蒸成疾疫爲戒廟堂牢塞不許分粮則勢宜紛遝而自初無規模擾擾忽忽耗弊無前疾疫則方熾如火其無善策如此豈但人謀之不臧而已加郎各管弟不無其意而賑堂以惠廳三郎足以助役爲言未終差得武郎一人可恨騎甫未嘗以兄教來言耳私意之妨百事誠如所

教雖弟輩不能善助賑法未免爲親舊所惱各費今
歲百餘石米豆一心甚不安向學之士欲聞兄鑑識
中所期待者回示如此殊失望耳弟所謂文具者從
前薦剡不爲不多而所薦多歸於顔情畢竟無補於
得人故云耳建白之意豈徒然哉而誠恐復踵前習
耳餘在別幅

別紙

文元先生之見侮於各隊黨人其流弊必成黨錮僞
學之禍前頭之憂豈但目前駭痛而已歷觀近代及
國朝黨論到極則風塵繼之氣數已迫人事爲之兆

者歟擧世風習如釋家之罵祖詈佛而不自覺終古黨論中未聞有此可謂無以加矣此憂則不但錮僞而已言之奈何貿亂縱曰不能善辨猶賢乎已能裒集多士幸矣繼發之論近聞湖南儒生大起道會云故深慮而奉禀兄亦不可開口則黃江亦肯爲之出力耶只當任其紛擾與僇辱耶近聞懷德年少輩以宋奉事請謚及萬東祠給田等事謂之不必爲靜台大奇之推此類也必於此事有長慮其家之意若好則兄與黃江可以鎭定耶謚與祠事靜台則明言其不可玉台則欲勉而遲徊溫陽將問於黃江則以爲

追榮之人有可諡則當贈私祠之事曾已上 聞則顧助何傷頗不快於持難之論未知兄意更何如也從享寒暄以後古事如此不必以年歲久近爲言而終不若耳目之遠愛憎之絶公論定於百歲也獨對說曾亦乍見耳 孝廟之持難於二賢者伏想自潛邸時慣聞西平家論議耳印册事兄之催收合物力再矣且聞閔君之言兄意定欲先印疏劄故弟恐復遲延而失歲月世事又有不可知者聞此而卽與左台閔台相議而看前書矣今承所示又有尹君稟問於黃江之事洛中諸議亦以先印疏劄或謂之不

如抄印前集尹君處當使兒子詳問黃江問答又當
問之於宋婺源耳今則勢當又待兒往復黃江講定
規模後始役遷就可慮如密劄等文以五六十年前
言之則事當諱秘而尤翁尊周攘夷之言見於文字
刊行於他人集序跋附錄者已多可謂其言滿一國
矣且崔遲川之於洪軍門咨刊行其集者亦已五六
十年尚無憂弊今日世變雖甚於庚寅間豈至有遣
使壓兵之恐耶此當商量矣宋婺源刪定書牘未聞
其如何而鄙意則具象體抄前集如不可易則無寧
先印無弊之疏劄以爲聯次繼印之張本則似好未

如畢竟何以定奪也碑誌則欲速出者必多而如果川之磨碑安山之欲改文句者必不一而足矣今番溫陽逢黃江時欲問不欲速出之意忽擾待明日及其追忙作行則不及更穩語可恨吹覔抉摘常出於不虞未知何事爲可諱而書牘則尤當極意刋擇矣黃江眼光尚炯然肌膚充滿步履不愆抄刪之事亦無可慮而近日喪慽憂患想多損敗膝下又無人恐難如前日矣

從享家私廟之不祧非 國典無古禮誠如玄石之論此即從厚之禮何至貽譏於後世蓋想諸家之視

爲當然而行之不疑者推類於　國典之待功臣所
謂始封者當指初錄勳之人始封外皆遷云者似指
承襲君也以兄同宗言延平何嘗以文康之始封而
祧其主耶雖延陽延城亦必各不祧矣然則文廟亦
豈不然乎問解中匹夫當爲七廟之主云者未知已
通行否也至於　朝命立祠者之不祧恐未知得宜
尤無依據也

答李同甫別紙

別幅縷縷戒誨之意亦切今世始見此事不勝感佩
尤翁之言眞藥石況兄責之以無忝弟雖不佞安得

不書紳也常點檢一身則才疎於營産而不能爲亦
不喜向人求乞於辭受時不免因循或有不快於心
而亦不欲太皎皎於鞭韄之屬已不清嚴爲人所懇
迫則用官物或無繩墨每自恕曰所識窮之者得我
而生必是甚難剖斷故孟子言之於鄕也死而不爲
之下以此强爲說而終不快活近日賑糶亦其一也
賑政之非公誠難得力誠如所教市松老峰今日何
處得來如稚久相李君實亦不可見矣給粮設粥利
害亦難定庚辛之粥載鬼百車故壬子弟之先人固
請勿更設粥其言雖不行再三懇叩不已其意以爲

寧費穀物不可使民增疫死之道屢與積爭於上
前弟自幼少得家庭者如此故今番玉汝聖猷以飢
民日增末抄請設粥而諸議欲許之弟力持不許罷
賑時飢民至於二萬餘人云幸無屯聚染疫載尸盈
車之慘故弟亦不悔矣今則給粮已畢流民多歸而
獨無所依歸者彷徨街路都中黒笠貧窶者官粮絕
麥不可得亦遑遑奔走似不可恝視而任事諸人方
不得善處之道更開賑則紛遝必如初故耳大抵今
賑甚無規模頗有人言可恨項梁之治喪能以兵法
部勒子弟伊川先生論親族任賑而貴糶者至爲切

實恨不得有才有誠人初授此任耳今亦已過無可
論矣
薦士事聞見未周極難甄拔而私意纏繞久矣人人
何能盡脫舊習申戒之言不過曰誤薦則有罪人皆
知素無紀綱故苟幸目前之無事矣且曰無則不必
薦亦多以不薦爲無弊矣此弟有不如不爲之歎也
沙翁之見忤於彼此誠如所諭今日潤身輩同起而
共侮其意專屬其繼發可謂水流濕火就燥也絕痛
絕痛上自甘陵[illegible]下至東漢南宋　本朝壬辰以
前皆習戰伐於言語文字之間畢竟相待以刀鉅其

憊必致風塵此必至之勢已驗之證奚翅燭照數計也今日之人眞是巢堂之燕而莫之覺奈何繼發之論湖南辨誣疏儒來言已有道會通文云其發也必在不久將奈何兄不欲干涉黃江謂之無妨則誰能遏之實非小慮也睡翁請謚事金達甫生時以爲忠賢之可節惠而位不足者特贈其秩而謚之例也此則 朝家褒贈乃三品追榮爲極品未聞有因追榮之秩而賜謚者靜台之言亦如是其中別有涇渭未可知也宋生之論亦必得於達甫也兄教所謂藉口倍前云者誠是矣萬東祠茅屋祭昭王之義果不合

於經禮不但自　朝家不可助而已不然則亦何至於不可爲也靜台則欲　朝家之聽若不聞可謂溫吞煖處也

疏劄別集所教然矣印尤齋疏劄而無此則朱子大全無垂拱劄韓文無原道可成朱韓之集耶尤翁之見嫉於今世三黨百倍於庚寅山人㷓與馨長雖不可謂之必有人心日陷時變無窮亦安可謂之必無也然雖無印書已刻於金石者足餉以奇禍何必獨懼於此乎申飭譯輩當觀相類事端爲之嚴立科条耳遂文精力雖强健斷𤄃之痛損鑠必多恐不能管

攝如前日也

從享家不祧自非制禮作樂之見識有難斷定其當否頗怪杜佑馬端臨之書考據甚博而一不槩見何也圃隱家前朝功臣之說未敢知矣勝國錄功最多未聞有巨姓大族革命之後因奉前朝功臣之舊廟則圃隱家何獨然乎果以其功不遷則圃隱其享而無恨乎我　朝從祀諸賢家未詳其如何而文元家子孫近日訪問則靜退家俱不祧云矣嶺南書院俎豆人之不祧尤無依據嶺人祭禮多異如墓祭端午秋夕不舉獨行於正朝寒食而正朝則前後五六日

內有開隙則上墓經年竄謫時見土俗如此問於士人則云出於退溪行之不疑不祧者亦類此耶延平父子之祧不祧果是踳駁大典所謂別立一室者明是非廟內龕室也必別作一室於家內尤翁所定立祠於墓所者其意亦然但魂魄旣異則墓祠同處又未知如何也大院君家祭其高祖於別室云蓋出於文元之禮文元公之先祖光山府院君五世之後亦奉其祖廟於別室云視國典則不侔矣

給灾事勿論昨年之善行與否橫渠所謂縱不能行之於一方可以行之於一鄕云者自是公天下之心

何嘗以干預朝政爲嫌況此事非兄所請於朝者何必久不釋然也然申戒如此從今敢不爲兄少秘乎如弟者固無關鍵誠有冥擿之憂兄則全事韜晦猶恐姓名之出山外雖靜躁不同不妨弦韋相資耶左與靜謂無可諱猶以此爲慮可謂過乎愼也明日有枚卜之命溫幸定時弟嘗請之不許今乃有是命或恐文集事尤妨其就緖可以黙會矣

答李同甫

歲新音阻伏惟靜中迓新萬福舊疾已蘇完矣嚮來膧患近始細聞李醫之言死生之慮雖過矣證情頗

重云不勝驚慮不問之責知罪知罪而忍病奔忙呻
喟昏憊私事近多廢闕可蒙俯諒然何可一日相忘
每入內院對左揆三宰娓娓者皆左右也若出處之
宜一身去就無可觀何能爲人謀但鄙意從前不願
兄轉入難處之境故所以有白石諸公之云今承所
教欲自處以儒俗之間無或近於老莊近名之戒而
人之見待者亦將如待夫子以季孟之間歟凡物不
寒則熱恐無溫吞㬉處也如何今日復欲兄不出者
既辭其卑寧受其尊前後爲兄思如此然蒙識本不
啓明飢飽自能知之古人所謂惟義之適者深有望

也近聞有中路之計不舂粮之地何有中路如可動寧進住城外陳章徑還可安於心歟弟今出亦冒矣時亦孔棘矣朝著半空腹心潰矣飢荒扎瘥生類將盡矣誠有朝不謀夕之憂雖古人亦難濟矣然此猶第二事矣惟是 聖候諸證無少損別證新加寢膳日不寧此憂如焚如灼中夜無寐寧有無知之願矣想兄身雖野外心懸五雲矣

答李同甫

辱書俯唁於生死之際深荷至意況審新凉靜履萬安乎弟冥擿一生竟陷坑塹尚誰尤哉事君無愧於

心則可矣一時禍福當付造物者而無端又死於黨禍實無奈何伊日事何可自謂無罪中古以前君臣之禮固簡矣獨召留身何可勝數而此時此身尤當十倍詳審而造次不能深思雖古大臣當此世則必不如弟尤翁時宜無可言而沂川之劉亦緊切云尤翁之不以爲意事異于今故耳　天日之明夬賜昭釋而羣疑莫釋所惡言流傳此終成奇禍何能爲福如來示也卽今撕捱尤極惶悚昨以席藁待罪之外更無所達仰復　明命不知　天地父母果垂矜諒否也無路面剖臨紙惘然

答李同甫

昨拜辱復深慰阻結每謂寬閒之境神怡形泰日有自得之趣時承體中少安心境多憂何也閒忙之不相知果如是乎世界日漸缺陷未知極樂處果有否然視此絆羈危慄何翅籠鳥與釜魚也 聖候近日熱候加而水剩減每入診承 下教何嘗不眼滋心裂也 王人帖固知兄欲一見之今日何可見此事風塵之中講論義理奇矣而但恨其學不醇然臺笠緇撮之思不但吾兩家後孫追遠之悲而已兄其可無一言乎幸速副之書末所敎曾與新相相議矣其

意亦以爲久曠可慮固宜變通但爲友而貽憂於兄亦不可不念云雖未知其言之至公而庸敬之地宜爲致念思嫌不能力勸如何如何然終當一卸何必耿耿但卸此則又可無一名於身上否尊從艱擬而不利一命亦有數奈何

答李同甫

三道科儒聽譁指呈一疏上請追崇 寧廟中請庭配尤翁下請毁尼院政院勢當捧入上二款事曾出而安徐者今又重發雖未知必出於爲大義爲先正而今日朝議必不能又如前況 天意何可知乎太

學又出三享之論不久當疏云此則似是觀望新衡而起矣士林中紛紛如此此事恐允與黃江難辭其責矣古人云看花須及未開時每事圓滿稱足將未知如何也

答李同甫 己亥

蔓相劄論時事中言閭家奪入之不法尤以移避禁標爲肆然至請今後嚴罪弟昨年數月犯此科故不敢掩匿前事今日陳章請譴待罪 闕外雪雷聒耳悄然憂坐此際下札自何傳來慰倒何可狀也憂患眞令人髮白身計自拘束爲之愁歎而先咷後笑幸

不可言所教辭意及再題跋文並仰悉今難久久置之其疑則無可决備論細記可矣奈何跋下各録本文尤詳矣弄九文字其義大可以範圍天地細可以審理毫忽與所謂心法者符合况平日自得之妙必有不覺手舞足蹈未可以言傳者夜中無寐時時思量以弟蒙學實難發揮闡揚或茫然自失深恨初不力拒兄教至今結在心頭成一憂患也

與李同甫

書尺濶則踰月數乃連日懸懸則不以濶數異而慰拌則數勝疎矣水潦百尺前川必大漲寓居湫溢數

日起處如何不但人氣難堪溝塍必多沉沒有害於
生類者天必爲之此又何也　聖候比數日前少減
而水刺尚厭進焦煎不可極弟神形念念遽謝自分
不可久支奈何東賢奏議靜台入選昨夕盡涉獵矣
本書曾所經眼者且必不令此中讐校故略之謹按
處細看則靜台已爬櫛無餘輒以朱書是字於其籤
或有可論處有別籤而無多矣九經與聖學果似支
離且不録本文而只録謹按或有文義未易究者爲
欠靜台之欲刪者意必在是而兄必以先賢精神所
在惜之存亦何傷圖屛已嘗入矣新法無救弊此宜

更商耳牛溪之初上封事必如兄今日之意此則述
而不作無事不包似勝於古人諫林等書矣幸速進
呈如何　王人帖後跋以小註書之事體與本跋異
弟小跋在其下曲折賅矣或資後人會疑而商定亦
一助也黃江又許以一言方且待之而近日憂病難
副可慮

答李同甫

手札下覆令人悲不可讀人生此悲少壯老俱無可
跱然必無同日俱逝之理同居半百年亦罕來日識
此悲者無多又以此奉慰可能理遣否初終斂殯若

不可成猶不至有大恨窀穸之事豈至不可成乎古人天雨亦不克葬或事未集而展其期亦奈何唯願隨事如是自寬毋大損垂老神情也世間傷哉之悲亦何限不及兄亦多矣病孀母子俱非强健內外顚連至此顧何慮不有只恃天道無殄滅之理矣所教文字鎖此後不能副人紼辭令不可爲之破戒而若兄形容言行如朴挹翠梅聖俞之文則敢不爲幽堂之記以慰逝留耶近日此間焦遑何可言何可言曾前雖有　證候加時不數日還安今則厭膳日淡已八十餘日而殆至幾廢亦十數日三昨以來漸有少

減之勢又有寒氣之作時時滑泄嘗無驚怔之候近日窻戶開闔亦且驚跳藥則不但醫輩無定見雖橘朮之氣亦不得近故只以蔘屬煎進一日二日有同悠泛而過煎灼罔涯寧欲無訛耳

答李同甫 庚子

昨玄慈來別云當往省意緒卒卒未遑一字書方以爲恨即拜下札數幅何異相握而慟且展多少也弟抱弓以後忽忽無生人之意唯有辱蟻之願而今不得見 因山一句後當往異地何代無此慟誰人不如喪只此慟千古難銷矣實關險命更何言哉承有

暑泄雖已間亦可奉慮聞兄近年神氣漸勝平日則弟似健於兄今則形神筋力奄奄如泉下人未知顚仆於燕山何處地故携獨子向萬里殊自憐也奈何行期只隔十數日而亦不能休息摹畫 天日雖安閒好精神時固萬萬不敢當况銷鑠憊薾之餘何能擔此大事是以再入文字一請入對涕泣固辭請無誤大事而後壓蒙 矜許旋又反汗則終不敢更辭行錄未下 御製亦下於再昨就靜近處來在軍營方考閱文書而神昏氣餒有時停筆茫然實難搆得於四五日之內設使草草成出何能可用於送終大

事以作千古永圖乎此罪又當萬死此心尤擾擾害
事不知何以究竟也賤臣受 恩如天何敢避也何
忍辭也其中或多有難處者亦何敢顧也只是事勢
窘迫 訃告宣謚行期又不可展但氷炭交中而已
且世間洶擾日甚一身則虫臂鼠肝已付之化翁弄
設彈而不發又未知何故或恐不能獻文字作行李
矣此等事端更僕當難盡矣 御製不無數三可賚
於叙事者而何可比之於 行錄之詳也其卷六每
卷多不過五六十葉句語多行文少曾前 降示及
流傳外亦有所未聞者矣 慈聖下教時廟堂對以

稟處矣撰誌狀者考出後當自廟堂請其區處似不可不刊行矣其中與麟坪遷墓時　賜祭文等數三篇不知何以在抄選中也抄選似在　先朝矣弟昨已忙忙謄出畢役後右相當持去卒業後當令傳于兒所耳覽訖還送于領台宅如何領台燕行時別詩及畫像贊曾所未聞者今始見之其昆季爲之感慟矣

答李同甫

道中再承下札至意眷眷何可忘也伏惟賢閤祥日已過暮年悲疚之情爲之怮怮柰何柰何欒棘尤不

可弛于懷此行今日將過江晬者望哭　先王誕辰
不知　因山日東望號哭於何地此此痛何可形言一
身殘敗已極載而驅之壓到此往返無事何可必也
文字固非所堪而冒當之近聞清議大激其言極嚴
云終又不知如何自恨無學識自以爲裁酌事理而
不見信於人慚惶欲死如此者論禮何能誤一時也
兄言過矣正坐疎鹵忽忙不能博攷細据則當服罪
矣蓋宋孝能以白衣聽政故晦翁幸之若其時君臣
盡如今日則又未知如何定制也喪禮未備之時擬
議之言誠與行事不同初不覺用其二棄其一之爲

非矣但家禮行世久矣而卽今不能無少違棄者古禮卽三代之舊家禮以來猶不能盡行如中衣緣今緣之類使燕服稍重于朱子之擬議或恐無傷故弟初見如此耳非欲行之于一世者以此專責於弟則亦過矣兄言縷縷所深憂者如此當持往燕館討考書冊歸當徃復商禀耳所示冊名亦當力求耳視事服與衰同練之說亦當更商而所謂視事服者有古墨衰之意則不當從衰服變除云耶亦乞精考可据待歸終敎之如何開口小說禮而使兄慨然爲文書一日月而一時憤激只恨不學今雖悲歎亦何及也

答李同甫 辛丑

半日之晤歸來猶有耿耿餘懷昨夕承拜手札如續承良誨何慰如之前夜初昏月未食其亭而東恰受月想對此悄然起百感矣痘憂已無可慮則何日當還山自失子順山甫實無自固之意仍念吾輩已過北海之年此無足怪日思寬閒之地得與會心人相從以送餘年此亦未辦今讀九翁與玄石書其內浦上游隨處相從之約竟未成同人于郊自前如此其難爲之慨歎所持來者略看一二冊晝則非赴 闕有雜客夜則眼眵掛鏡看不能久卒業未易第當隨

見如所戒矣其曲盡世態物情處則如處市街閱蘢斷之情其守義成仁處則有賁黙莫奪之氣眞是異人活看則固無可諱於人者過慮則無篇不然所先看者卽癸甲與退憂相公者如罕 拜陵不自反等處聞一番人曾以爲言雖近日不悅者見刊行則無乃生相害之意否先示兄意則可以推此爲凡例矣

答李同甫

數十年一相訪猶未能盡日晷古人所謂九年一相見百年能幾何者亦數見而尚爲恨矣下札滿紙若續良晤竊覸兄癯形漸肥話言依舊靜養之益可期

眉壽以此深祝況林木成陰籬落相聯湖亭非舊面目人家皆若此何有矧肯之語乎尤可喜也弟某日歸到遷頭登舟星光已蘸江矣幸無大疾痛似是熏陶於淸風使暑氣不侵也左台許書傳送耳但以見詰如士直爲懼令人大抵不耐煩何能如兄之傾倒不知勞也且告靜觀乃遺構之餘志事乃師門之名者俱宜有扁須得好筆使晦甫輩雕送如何

與李同甫

近日偶披朱語有問封建井田事答曰此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

設使强做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
拾此等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云云讀此誠有感於中者先王之制猶且難行大賢
之見如此況新法乎吾先人兄弟久處 經帷啓沃
之外每以良役爲亡國之權輿縷縷爲之言且云此
法無變雖堯舜在上難可爲治其論至痛切矣先叔
父亦嘗以戶布爲可行 顯廟時國內寧謐人心大
勝於 先朝時尚不能措手況今日乎不肖兄弟思
所以繼先志保民生以報世受之 恩者正在此也
是以有口布結布之論毋論其法之有難易得失誠

願其一變以基祈永其苦心深誠則死不可忘也而至口結無固必之意雖他策亦以爲可變良役無所不可矣讀朱子之語觀今日之勢尢不覺憮然自沮矣然此豈但區區私恨而已束手待盡之外無他道也痛心奈何異日九地誠無面於 君親矣

答李同甫

旬日無嗣音正此懸結卽拜下札慰沃實多春雨作乖兩麥將失癘氣漸熾恐有庚辛之憂而大小恬然公私俱竭將若之何所示縷縷並奉悉此卽斯文一大事而羣意闌珊無向前擔當者江老雖外許猶未

快懷答亦未知將如何定而以大施主發願者似不可保使弟殫心讀抄不過爲私抄一件然不敢弛心而晝不無客夜妨於眼工程日退至今疏剳亦未及删送達台則方待發復而不下手其規模有一定不如弟輩行且爲之矣江答中所謂節目弟書以爲先取事理之平正者文體之爾雅者以此謂聞命矣其所謂校役未畢者亦未可知廿四年猶未及盡校此後幾年可能卒業此老亦豈能長年度世乎若然則莫如示衆眼合衆力而終靳出手伯溫之請謄亦可成一件而猶未許何也其唯恐脫手或恐煩漏之意

塡塞未決而然可謂泄泄了校而出原集何可期望也三層之教若善成則可除後勞而以弟眼力何能區別審當取舍適宜而後當大舉措耶第當留意而恐難爲矣江上來册若直來于此亦當如戒詩卷在何處與書牘有異而不擧論不並送何也前頭原集之出亦將不出詩耶且少時科作如經義等文字必有可觀矣年譜亦欲一看以資定次序未可作出手耶雖未定本不妨相示叙九所修尤無可慳如何

答李同甫

鄭生過傳手札承拜慰倒但有齒病想文不能咀嚼

奉慮奉慮弟江上時無甚苦痛近日脚瘇喘急不但外食而已奈何危惕之言日洶縱令或罷勃勃射影之怒何可塞也眼見許多變怪心如陷溺水火然此心如皎日何可傷也

與李同甫

昨付復札於京遞已關聽否甫後蒸炎特甚此時靜履復如何甫亦不快新移之苗似不成矣焦悶奈何左答及册子來故送呈耳一讀册子可見兄斯世斯民之憂獨自焦熬隨事窮究也然此皆空言歎如之何其中口錢丁布之名兄似當未諭何曾舍本人而

與直相講乎亦甚一捧腹耳近日道猷之意猶以爲可施設又謂惟此時可易得行無不可爲之時者聖人也非聖則難矣此時可易之意恐非誠心也記昔景賢堂寫　御容時賤臣嘗因事極論良役　先王所以下教者其說多矣所録不在此從當一謄呈覽到今追思不覺失聲長號其時已不可爲矣況於更舉乎廟堂之輕詢已自瞿然矣只可一塲驚擾黒笠之心而止可勝歎哉

答李同甫

昨龍仁李生來傳下札慰豁十分生亦出示其詩亦

對評以送矣晩後晦甫自城外來作別娓娓尤說兄
邊耳弟且云近爲芝村麻帶事所困須洞百憂中添
一事晦云今已過時亦且漫矣相與一笑矣弟欲於
七日登舟舟人言近多晩風下江波濶不如早發改
以六日午發船而日氣陰鬱如此或恐大麓雷雨獨
號天而痛哭矣尚何言歸後當更謀一會計矣昨紙
末有問去就勉承　命之教恐非相體之義也顧何
敢以　敦勉未至故爲此棲棲耶所被　恩數已踰
涯矣逃遁誠出於萬萬不得已也試思嚮來危惡若
決烈者已在溝瀆矣縱曰末路之至險古今安有此

也如此而又復遲回則無補於扶顚有傷於廉義兄
或不深思而漫及之耶抑有言外之意耶卽今當軸
老相非得罪不可去也如弟者乘鴈去來不足重輕
也況以　誌事得罪於清議知舊亦多視之如前日
誤事之相何顏更入朝端昨夕仲淳維舟信宿其言
獨甄別事理矣此事兄不曾爲弟一開口恐非平生
久要之道也事雖已過願聞涇渭亦豈非窮格之一
事乎幸毋徒守三緘之戒以存麗澤之益也領相嘗
次陶辭使弟和之在峽時忘拙叙懷如此謹此奉示
原次盖去就不可一槩論人各自靖古之道也未知

兄以爲如何幸一覽默識其苦心毋掛他眼兄不無
材料亦望和韻弟何敢煩耳目也幸毋孤此相示之
意如何如何所示册子前後來者並奉完其事録在
別幅又未知更何如只恨初强解事誤此一禮使兄
渴日論辨也鳳臺詩軸姑留之以俟意思開發題上
或跋或律以副盛意也

與李同甫

初四日下復後條已一旬瞻望何已惱暑流汗筆亦
懶把聞大有病痼子益將歸勇起朝徃夕返數日呻
喟以此久未作書入京遞可恨晚秧又乾昨日驟雨

過江亦及於其處否此時靜履起居亦如何奉念奉
念陶辭潔淨中有勉學之意恐冠諸作何可評也近
見士敬所和今方向青松而有撫松盤桓之思不痛
而聾者兄作寧有是耶廟議不欲叅聞故亦不相問
何能輕重其間良役即亡國之根弟於 先朝嘗陳
口錢之策又屢於 筵對縷縷陳達矣曾請博詢便
否於外方如今日之爲則 答以凡事貴先實不可
先聲事又難得十分全好者廟堂極意講究如有七
八好而二三碍者亍當行之不必先問此事以騷人
心嚮者蘧正廳事極可歎卿等須極意深講利害俾

無如釐正可也　聖意盖不欲與民慮始先取其經騷而其必行之意已定矣　玉音尚在耳未知今何以作此擧也以卽令人心紀綱必無可成之理如嶺南必生變亂矣殊可慮今則己發弦之矢莫可收矣

答李同甫

昨者逢旣意外別又忽忽而同人邂逅於淸江之濱亦一難得者經營期約必不可成且悵且幸怳然無以爲情其日同舟宿何處歸後亦萬安所欲與道丈談者能無漏彼可以一一傳達如親見否弟姑保昨狀而草虫時近床秋思轉寥慄矣今日大霧連江此

可爲消風灾耶傳聞敦化東角忽崩夜半聲若震設司前大槐無風自倒並根拔地不知徵如何要非吉祥中宵不寐益增澒洞之憂幸賴獻台泣陳數日連開金華令人感歎

答李同甫

方此耿結委伻辱札忽至感慰千萬一夜之間大事遽定懽聲如雷天地 宗社必有默佑 寶命之延今可期矣李疏有議大臣之 命二相詣 闕請招六卿三司入侍稟定二更入侍咸請速决大策措語未及詳聞 上卽允之仍請入稟 慈聖以諺書手

書繼嗣之人而親傳於臣等臣等姑退閤外更入親
受 上卽入內罷漏後更 宣召入侍案上有一封
書首相親受拆見則一紙書 延礽君三字一紙書
曰 孝宗及 先王骨肉只有 主上及 王子令
此建儲寧有他意以此言于大臣可也承旨書于紙
曰傳曰以延礽君爲儲嗣奉示於 御前而退出二
相及趙相工刑兵戶訓四宰兩司長官申玉堂昉趙
承旨榮福入侍云耳此豈人爲殆天之力也老臣跧
伏江郊喜極生悲終日流涕 先王骨肉之教尤令
人感泣也令治疏致慶祝之忱手忙不備

答李同甫

近見投匭之章多以招徠兄爲言屏書衍或恐非大段鑄錯何必更提說也且思之苟可以羽翼者終不可固守東岡此時一起雖詩人必不以爲還多事也今日事天意未絕我　宗國而　初潛失學過時此正一國臣民所可同方勵翼者況世祿之義　恩遇之盛乎只出入懇懇於　离筵他事毫不干涉見睿學日進而歸則在我出處恐不違古程矣深憂在此意見如此故告之耳從祀事泮有更舉之議云耶止此而已不成事體期於必成則難矣或恐更生鬧

端非小慮也

答李同甫

初一下札披慰萬萬而朔曉差　魂殿享官昨受香詣　山陵今才歸矣空山夜雪號天一哭何以洩此至痛世變非隻手可障微誠粗伸矣拍拍有出門之意誠亦有不忍便訣者遲回掩抑難免一綢奈何

答李同甫

手札勤問若得握手告訣吾輩忠義塡骨髓死復何根只以　宗國之憂目當不瞑五六日苦況不可言令日大有長逝聖猷先去還自羨也田傳入京擾擾

不能評丸窩記不死則當更禀耳念兄亦終難免憂
患自是師門事奈何然亦可最晚矣不敢留此紙謹
背復如此留作面目如何

答趙幼亮 泰釆○辛丑

湖伯所傳下復披慰千萬今或已涉碧津而體內得
無損傷否二郎之不堪遠役殊可慮也此又何罪此
行令到求禮明日曉方便向露梁允七可入海自此
聲息當阻書此付實守使之傳納受答以送而雞林
爲新伯此輩亦難保矣路得斷爛政目二崔登庸固
也玉汝中擢何也此外邈焉無一聞縱聞亦何益也

只當棘裏看片天虫臂一寘於化翁奈何千萬忙草亦何能盡悉尹生已作藁街魂云慘矣趙凶有致祭贈官之　命云似當爲次第事未知首揆將如何也

與趙幼亮 壬寅

臨陂下復後邈然阻絶不審稅駕無事迎新萬福否曾過求禮逢寶城守付書俾傳巳下覽否目下火色因變恠益烈此身至今在地上　天恩而時日之命不可知也耽羅雖涉鯨濤猶是人間深歎福力之洪然吾輩數人毋論生死祚宋之天苟可以支　宗國一脉復何恨也古今島關王廟老釋浮海來問付此

數字於其歸俾傳達之何由得一字回音於未死之前耶千萬不能多談止此

答趙幼亮

嚮因寶城便伏承下復且蒙瓊什即傳于濟島數日披復爲之黯然此於官便又拜下札伏審體內安吉不覺雲海之隔也曾付一札於行脚僧或已關聽否小生依昨苟活至今眠食自在非始慮所及形骸久已自忘還覺都無事矣京信固難聞聞亦不堪聞言之奈何春瘴已生無日不陰宿疾漸加苦事其處西北開必勝於此地與巨矣吾輩分海中仙嶠鼎足而

居此亦曾據三事故歟亦可一笑燕山杳杳莫聞知
譬如病者神昏反復勝乎千萬非書可旣

與趙幼亮

曾因島僧邑便兩上候謝俱已關聽否春晚瘴昏此
時起居伏惟萬安同來百越音書滯者古人所悲西
望海天而已有客來言執事日與二郞賦詩已成大
帙得佳句則夜中呼燭疾書云異日嶺外文當流傳
小坡亦播芳矣何福如之顧此有一子而不得相保
者獨何人也小生至今苟支非始慮所及而北來消
息愈不堪聞孰云此世可樂二郞俱好在膝下否西

邑倅遣其庶叔遍問南謫云當過碧津撥忙寄信不知何日可達何間承覆多少何能一一燕節尚未聞聲息每念之腸九回也碧沙如不遠或裁答送付可傳來矣

與趙幼亮

曾因西倅便過此者付上一書其已關聽否風雨日生瘴此時與居伏惟萬安嗣音苦未易日夕瞻戀何可形言小生忍能排遣離憂而日永尤無聊矣燕行杳無消息顧此不生不滅之心尤爲之傷念人理窮矣尚復何言蔚山中弁歷此向其中謹此寄音千萬

何能悉只伏祝理遣珍嗇而已

答任大仲 埅○己丑

阻結中承拜辱書以審霜天政履萬福何慰如之朱墨白頭一年不見少稔今歲又如所示令人搔首樓前濤浪滔天壯則壯矣栗林盡漂云溝瀧可知水落霜洗必滿目蕭然矣弟焦憂中又爲少年輩所僇辱奔迸而出又以驚憂抗顏直宿不知此身將爲何狀而又有何辱也一身已舍之奈何而惟以 聖候至今進退爲煎灼耳

上仲氏

子益自是方外之人曾不關世事忽爲生事人可恨然世之咎之者多辱之者甚此則非公言也魯連輕世肆志聊城之不下邯鄲之被圍何關於己而時時出一奇者正以帝秦爲耻今於子益吾亦云爾如何

上仲氏

雨水大熱經過於山上能無大損耶狀草尚未脫藁云凡狀德如傳神須思而面目精神長短而後方可下筆雖能須思之無遺手法生澁則不能者有之今若團精會神細細思惟若古人所謂祭時齋戒思其笑語之云則其得於心者終不可變動可以措辭此則

久久亦無加損至於文字之不稱意處則自是小疵亦容人點化集長用之尤好以此爲法則必不至若是淹遲如何如何山居靜好而上嵐下霧不可長處亦可奉慮

與仲剛 健命○戊戌

過歲於車上今日方到何地何日逢彼聞彼舍轎僦行亦騎而疾馳則必不可甚深慮深慮使行雖再見必如夢中矣 上候與辭朝時一樣新年之祝正望鳴玉而出此使傳訃之外無他別幹則何至使此人報徃跋來乎此悄然送歲古人所謂佳節每從愁裏

過者豈至今日之憂况周甲弧辰百感交集人生少壯無幾時奈何

與仲剛 壬寅

計程則渡灣已廿六七日當已到配而京信云今十一二可過京必以都事不去少滯于灣矣嚴程驅迫神氣不損否聞蛇渡變爲羅老羅老新設萬戶壓庛風雨土兵四五家如蝸云盛炎尤難堪將如蘇公之昌化造小窩土人相助否此甲近日情境何忍言昨聞喜之已受杖勢當限斃世間安有兩世有此變也噐則姑囚云又不知終如何也北望號焦寧即溘然

此不但爲甘心吾輩計果售則生亦何爲曾送一書待于鰲駟行信遲遲故又送此書耳作答付督郵可卽傳來矣數昨基命善甫自此往待于寶樂之交矣

答黃宗明 夏臣

阻久拜札慰則一倍而出則原隰居則籌筭夜床如叅禪魚腥已厭看況味可想人生不能欺口腹有時如此奈何唯有不素餐視如傷而已弟形骸久相忘矣不足遠問心內常焚灼但有尚彝之願更何盡諭

與黃輔明 夏民

昨復照未數日何況 上候大勢似回頭而猶有往

來餘熱煎慮何已來錄俱詳覽又考講院瀋陽時日記得崔判官事一欵仍示禮判且謂宜與他人有別禮亦許改覆啓矣甲申 皇城之陷旣屬三桂麾下宜與闖賊戰而避虜歸正乃與虜同事而不自疑歟旣辛勤歸正矣必不薙頭而明白死陵樹一何奇也瀋陽日記當有擧論而不槩見當置疑信之間只可以歸依吳摠兵爲將官且首歸正之討爲區別之資以是勸宗伯耳

答黃輔明

乍別亦惘然承慰萬萬白露蒹葭江湖滿地宦遊亦

風致也歟壓遣而秋懷寥落恨不浮江而下訪水一方也

答洪錫輔

昨令連承辱書眷眷如己事使今日朝廷盡如君東民庶可蘇矣爲之歎嘉伏見 聖旨之後我心若自被 殊恩豈無盡心贊襄之誠而自念空疎重以爲世所忌侮今復挺身而當之誠恐大妨於事只欲協贊任事諸公時時助其肯綮何敢忘也今若如君所教事未始而毁先至終致有害而無益矣自量如此未知如何曾於景賢堂入侍時 下問潛谷畫像事

乃對以所聞仍陳潛翁事業詳告貢物之變成大同至今受其惠之由且曰金文貞雖力擔此事若非孝廟視民如傷獨斷 聖慮者必不能成就此事令日 顯號才上八方之所喁望正在於拯生民於水火況 孝廟未嘗不以內修爲外攘之本故有此大變通不顧當日禮遇諸臣之異議庶幾積此仁恩以成其所大欲也今日何可徒膺大名不繼其大志乎繼志無過於保民保民無過於救良役之弊 聖明而猶且恬悠豈有可成之日乎誠願擇人而任其事勿爲浮議沮撓毋論戶布與口錢唯以救斯民爲意

不顧其他庶可成矣臣曾以口錢爲請而實無偏主已見之意雖非口錢可救良民而無他弊者必不無其事矣縷縷數千言 聖教亦慨然嘉納其後更無處分又於次對更申前意請廣詢戶布口錢利害及他可救此弊之策於京外官民則諸議反以煩擾爲慮 聖教乃曰曾見釐正廳有此名而終無實效凡事不必先聲而後實廟堂可十分講究擇其最善者以啓苟於十分中利有七八則雖有二三分不便者予當夬從矣勿爲詢于京外第可極講細究以禀可也其後賤臣解職廊廟無以此事爲心者至于今日

矣竊覸 天意誠慮其又如瞽廳不許其廣詢令雖
有設廳之請恐未蒙 允可矣此事若可終成而
聖意果决則精神意氣之所聚寧無激昻而當事者
乎不可謂無其人矣千萬非面難悉

答洪錫輔 甲午

過嶺手札至今披慰沿江遵海跋履艱關入湖眼愁
心勞得無損傷欲普濟則穀不贍欲精覈則詐百出
此亢難矣土脉已與 別諭正可奉行事事可念
聖候進退至今近數日寢膳少勝神氣益安而浮腫
在下間甚無常伏切煎慮 禁苑草新靑而我鬢如

雪白其損可知奈何安洞侍奉安吉云可慰望雲之思唯盡心職事遄逐是望

與金信謙 辛卯

去後慮與悵俱切再見手札好去適意其樂令人忻慰且有飄然願從之思古人游學四方或有十年不歸者想其堅心壯骨絕勝令人尊公念君善病遄促其歸似不可自由去留當兩惘然矣千萬自保行道山水父師之益必能一變舊習方刮目以俟其歸耳此病狀有加奔忙未已環堵之外痘氣彌滿悶不可言

與金信謙 甲午

近不知君所住或云棲讀于春臺公廨與會心人諷好文字於花草水石之間其樂足以忘一時科名而乃以器爲賀耶抑激之耶毋論如何無故之時未易得邁往之志亦易歇須着力也此中日夜焦憂鬢髮已全白朝者唱名前殿不敢離此拜恩其況可知也

與金信謙 壬寅

萬死中一念猶耿耿忽承行到任實書蒼黃行色內懷寃酷殯在堂而身在外此痛此情古未有也此別

時已以難重見爲之黯然目前人事極矣上天至仁而時有不可諶者何可知也歸路事勢誠然而不能無好收吾骨之望縱幸少緩前頭未卜如可歷入何幸器兒乘啓未 允之隙六八離京云數日當來此而想其離去時不如不見也誄語此何忍不思及也長語不敢短語難敷只以短什論死生苦樂之境爲之置香卓可也

答金信謙

再承手書反哭靈床遠日已迫此痛此情何可堪遣明日虞車當返人事已訖禮也奈何惟乞節哀順變

上慰冥冥之憂裳島數得信瘦敗之氣稍復云神相之矣淵翁危綴又如此必以憂患增疾矣傷如之何此至今存異事又見一子吞聲作死生别雖年尼雪山畸千百魔戲定無此苦奈何

與金信謙

虞車纔返而喪慽繼之何酷之偏世禍固無如何天若右助其勢何也臨死詩與言不堪聞矣此輩人百年内未易得見天旣生之又使枯死空山實不可詰矣顚連至此萬望强自扶將毋使一門無人也此能耐遣不至生别病而瘴添日永難矣京耗漠然而或

聞戰爭大作而火色因此尤急云未知更如何也

與金信謙

西來聲息聞益凶惡寧無聞也鄭案掌書之說未得全本莫識語脉然夢寐不及者心自若矣寃而不免昊天必復只安心俟正命奈何淵葬已過耶痛矣

答金遠祚 壬寅

歲前札悅得隔世信侍奉如前極慰此勢難生還唯俟造物者處分眠食姑如常耳大府沉綿中昌言可謂鳳鳴而亦難得力奈何此非吾輩數三人滅亡之厄而已天地 祖宗保得 宗社一脉死亦瞑目前

悶不可言唯冀安保

踈齋集卷之二十終

疎齋集後序

我祖考忠文公遺集掇拾禍難之餘軼漏未備又患無力傳後今判書洪公鳳漢慨然任其事印布四公之書四公者忠獻金公昌集忠翼趙公泰采及公從父弟忠愍公健命與公而爲四也公姓李氏諱頤命字養叔號疎齋生於 孝宗戊戌 肅宗庚申擢文科丙寅中重試丁卯陞通政己巳竄寧海壬申移南海甲戌宥還丙子陞嘉善戊寅竄公州旋宥辛巳爲正卿丙戌入相府自是累拜累罷不久於位辛丑建儲禍作栫棘南海明年被逮到漢江受後 命以卒

後三年復官 贈諡立祠江上此公進退屈伸之槩而辛丑以後之屈伸則四公之所共也公資禀恢偉識量淵邃少日居館閣筆騁墨飽掃刮陳腐金息菴諸公已極推詡中歲處江海浸涵六籍淹綜百代汪洋渟滀完養深厚不屑以一藝顯而其文不襲不彫自中作者規度其光油然其味酋然常含不盡之意絕無浮泛之響遒簡婉篤風致藹如章劄尤明白切懇曲暢事情雖頻罹讒口不究其所蘊而謀猷區畫略可見矣暮年値艱虞殫心竭誠矢無負 寧考遺托身任 宗社安危卒以殉國而詩詞尺牘發於矢

口信筆之餘者悉出乎憂時戀　君纏綿惻怛之意純忠血忱炯炯編簡之中質神天而無愧歷千古而愈新此公德業始終之大致而暮年血忱則四公之所同也嗚呼後之君子讀公之書論公之世其有不撫卷流涕感發其忠義之性者乎其有關世道非藻繪空言之倫此公之遺集所以不可不傳於後者也洪公之印布實由乎此而非私於公則其意亦遠矣惟其軼漏未備之中書牘尤甚存者不能什三其他編選較勘俱未精善訛謬弘多是爲兢惕之深而不孝無狀無所逃罪焉爾

崇禎紀元後百三十二年己卯正月不肖孫鳳祥泣血謹識